

林漫步

塞外文苑

火红的腊月

■吕成玉

瑞雪飘飘
传唱数九寒天的歌谣
腊月,在清脆的爆竹声中
缤纷着多姿多情的妖娆

步入岁末
忙年成为生活的主基调
从卖牛羊的男子汉
到购衣购物的男女老少
从色彩艳丽的新鲜果蔬
到馒头水饺糯米糕

腊月的颜色
从黏甜绛红的腊八粥晕染
弥漫着乡村的庭院
绚丽着城市的街道
摩肩接踵的支付宝
将节日的空气燃烧

腊月,是一方红喜字
点燃了红花炮
迎来了红花轿
一对新人牵着手
弯下感恩的腰

腊月,是一件红棉袄
映着红脸膛
揣着那红包包
只等一声“过年好”
祖孙乐淘淘

腊月,是一盏红灯笼
映红门前的柳条条
逗得喜鹊喳喳叫
喜着买新衣的胖因因
乐环放鞭炮的秃小小

腊月,是一副春联
字字嵌入新春的乐
句句书写岁月的好
贴满千家万户的门楣
赞美江山秀丽多娇

腊月,是一条红丝绸
系着江南的花市
连着塞北的雪橇
喜庆热闹的年味儿
酿成红红火火的春潮

哦,红腊月,腊月红
缀满岁月的眉梢梢

边走边

总是为生活奔波的我,终于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又拿起了张小娴的书。张小娴总是这样,在不经意的叙述中,用那些貌似漫不经心的文字,和轻描淡写的语句,轻易地就俘获了你的心灵。

她在一篇文章里说,假如,想念是一张地图,打开想念的地图你也许会发现不管这张地图有多么复杂,想念的起点,其实也是终点。她

闲情小品

夜里下了雪,早晨推开窗户,寒风卷着雪花直扑进来,我急忙关窗户,隔着玻璃往外看,发现远近都被白色覆盖了。

吃了早饭,我下楼取报纸,走到小区门口,保安老潘问我干啥去,我说取报纸。老潘说送报纸的雪花还没来呢,估计正在来的路上。

雪花是邮政局的投递员,负责我们这一带的报刊、包裹的投递工作,我订了几份报纸,几年前就和雪花熟悉了。今天有一篇小小说发表在报纸上,很希望马上就看到它。

大约十点多钟,我又到了楼下,远远看见传达室门口围了一些人,走近一看,发现他们正在和雪花说话。雪花坐在平时值班人坐的椅子上,其他人也都站着。我伸长耳朵听了一会才弄清楚,原来刚才雪花走到我们小区门口的时候摔倒了,自行车压在了腿上,是老潘和几个人扶起来的,看来摔得不轻。大家都劝雪花到附近的卫生站看一下。雪花平时红扑扑的脸蛋这时黄黄的,额头上还有几颗汗珠。她不好

年味遐想

■孙虎原

金龙回眸辞旧岁,银蛇昂首迎新春。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越过千山万水也要回家过年。

可是这些年来,每逢春节期间,网络媒体上关于过年的话题层层叠叠。其中有不少人在念念不忘曾经的热烈中释放出对当下过年的种种遗憾:年味越来越淡,再也没有从前的热情……四十年前的春节红火又热闹……

年味淡了吗?那就让我们从对比中得出结论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烹制过年食品是大人小孩的向往,因为一边做一边能解解馋。比如做一锅豆腐,要经过磨糊、过渣、煮沸、点浆、压制一系列程序,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很是隆重。但做豆腐、压粉条、蒸馍馍……锅灶间蒸汽弥漫,常把窗户纸和屋顶打得湿漉漉的,家就变成水帘洞。现如今,豆腐、粉条、馒头、麻花、烧肉、丸子等市场上堆积如山,色香味俱佳,买回来又有冰箱保存,非常方便。

四十年前,过年收拾屋子是比较麻烦的事。屋顶烟熏火燎黑乎乎不说,墙壁和炉灶总有程度不同的破洞。于是全家总动员:掏炉坑、泥灶、补墙、粉刷、清扫、洗涮……黄尘雾罩好几天。现如今,绝大部分居民冬天集中供暖,天然气做饭,家用电器基本普及,污染程度极小。因为平时就保持得很干净,所以过年清扫简单易得,非常方便。



夜读张小娴

■阿瑶

说,小孩子想念的是亲人,长大了,想念的是恋人,后来的后来,想念的对象,又变成了亲人……每当看到这儿,我就不由得想,有时候,最初的那个恋人,也许也会变成亲人吧,长大后的孩子,在他所想念的亲人的里面,不包括他的恋人呢——比如,从最开始的恋人,经过甜蜜的恋爱,热烈的相恋,变成了妻子,又从妻子,经过平凡而琐碎的生

活,逐渐成为生死相依的亲人,最亲的亲人……如果张小娴在我面前,我一定会这样问她,你所说的亲人,包括妻子或者丈夫吗?我相信,回答是肯定的。

有的时候,张小娴像我们的一个闺蜜,轻声慢语地跟我们说着体己话。她告诉恋爱中的男女,我们有的时候,是有多爱,有时又劝解我们,其实不必太在意……

雪花飘飘

■周养俊

意思地看了看大家,用手抚摸了几下被摔了的腿,然后抬起头说:“没事,没事,就是摔了一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有人说,以后要小心,下雪不敢骑得太快。有人说,下这样的雪,以后就不要出班了,身体要紧。一位老者说,赶紧叫娃去找大夫看看。雪花被大家的关心感动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老潘端了一杯水给她,她也客气,接过来喝了两口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手抓椅子扶手站了起来,停了一下就要向门外走去。

大家齐声问:“你行吗?”雪花说:“没事,我试试。”大家让开了路,很关切地看雪花。雪花一跛一跛地走到一楼入口处的邮箱前,把包里的报刊、信件一件一件塞进了各家的信箱里。也就是这个时候,雪花发现了我。她略带歉意对我说:“叔,对不起,今天下雪路不好走,来迟了。”

我忙说没事,没事。她说不不好意思啊!我问她,下雪天能不能不上班,雪停了送不行吗?雪花说,不行,一年365天,邮局天天都开门,我

们送信、送报也一样,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都要出班的。“原来这样,那你一会咋回去呀?”我问。

雪花说:“没事,活动活动就好了,在我们农村,干活那摔跤是经常的事情,现在娇气了,摔了还爬不起来。”说着,她抬腿踢了两下说:“你看,没有刚才那么疼了。”

那个年代都是木头窗户,窗棂上糊着麻纸,年前要撕去旧的糊上新的,映衬自剪的窗花。窗户纸一换,屋里顿时敞亮起来。那时的人们多么羡慕玻璃窗啊!不怕风吹雨淋,人在家里能一眼望到户外。现如今,不但实现了玻璃窗,而且革新出双层或三层真空玻璃,保暖隔音效果无需言表。不少城里人连擦玻璃这样的活儿也无需自己做,雇用专人打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普遍困难,农民杀下猪羊肉要卖去大部分,才能换回所需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那时缝一件棉衣,面子、棉絮、里子“三面”中通常只有“一面”新,剩下的“两面”往往是旧的。对于小孩来说,添置这样一件新衣服,高兴得几夜睡不着觉,掐着手指数盼过年。现如今,男女老少一年四季穿着应时,买身新衣服根本算不上什么事。

贴春联挂灯笼,是过年的标志。在那个经济困难时期,父母打发大一点的孩子把猪毛、猪苦胆、啃下的骨头拿到供销社换回几张年画和红纸。红纸裁成条,找教书先生或其他识字人帮着写对联。先生家围满了人,大家依偎等候。现如今,市场上印好的对联异彩纷呈,红灯笼琳琅满目,任人选购。

那时候,走亲访友基本靠步行,拎几个馍馍当礼物。其实就那几十个馍馍,舅舅家换到姑姑

家,姑姑家换到姨姨家,来回倒腾。能凭票买辆自行车代步,已属上流阶层。现如今,小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让彼此间的距离变得更近。

四十年前,家家的窗角安一个有线小喇叭,通过它了解国内外大事。之后逐渐有了收音机、黑白电视机。过年是孩子们的专利,他们三五成群,跑东家逛西家,偶尔凑起来打打扑克牌,吃着大人们递过来的糖果。夜幕下,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拧开收音机听除夕特别节目,或守在电视机旁看春晚。现如今,电子产品升级迭代速度快,几乎人人有智能手机,大家不再为观看什么频道而争执。

曾经的过年,一般人买上一板鞭炮,十来个麻炮。细心的孩子将鞭炮拆下来放入空火柴盒随身携带,约上小朋友边玩边放。现如今,炮的花色品种名目繁多。春节期间夜空的烟花爆竹五彩缤纷,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那时候的年三十,家庭主妇从早忙到晚,端上来的无非是调着蒜泥的猪头猪蹄肉、五花肉皮冻、炖鸡肉、炒腐竹、胡萝卜羊肉馅饺子。现如今,亲人带着大包小包装满品牌的年货,从遥远的外地赶回来团圆。吃年夜饭或亲朋好友家聚会里,预约饭店或餐馆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现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或变老:梦幻,在不知不觉中蒸发;激情,在悄无声息中侵蚀……这大概是“年味变淡”的主要原因吧!

张小娴说,情之所钟,应该是浪漫的。然而,某些人钟情的对象,却让我们惊觉,爱情并不全然浪漫。有时候,它(爱情)是一个玩笑。要不是这样,这两个人怎可能会走在一起?

有时候,它是一种惩罚。有时候,它是一种觉悟。当我们看到别人只能遇到一个那么劲够的伴侣,我们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

细品之后,觉得张小娴说的真对。就像我们渴了需要喝水,有时候想喝白水,有时候想喝饮料,有时候想喝一杯略带苦味又回味无穷的清茶,我想,张小娴的文字,也许,就是这杯清茶吧。

行,孩子上学了,花费很大。我试了几天还可以,不影响下午送报纸。”我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他们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给别人打工。为了多收入,他们有的每天甚至要打几份工。

又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夜晚,我在办事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垃圾箱里翻东西。走到跟前,发现是雪花。雪花也发现了,问我:“叔,你这是干啥呀?这么冷的天!”我没有回她的话,眼睛一直看着她的垃圾袋里的东西。雪花说:“不好意思,我这是捡垃圾,让你见笑了。”我没有接她的话,指着她的垃圾袋问:“一个瓶子能卖多少钱?”她说:“就几分钱,这是碰运气呢,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就少了,积攒多了能卖几个钱。你看这些,就够孩子明天的早点钱了。”

雪花纷飞夜晚,一个年轻女子为了孩子的早点钱在风雪中捡垃圾,目睹眼前这些我的心里一阵难受。可是想到雪花平时脸上泛着的红光和那张迟早就笑嘻嘻的模样,我又释然了。因为,她虽然累一点儿,苦一点儿,精神却是充实的,对生活的感觉也是幸福的。

雪花还在空中飘着。夜,在路灯的照射、雪花的反光里,显得多了些亮色。

舞皇杠是呼和浩特地区的一种民间社火形式,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

舞皇杠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源于《隋唐演义》中“程咬金劫皇杠”的故事,另一说则源于《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的故事。

“皇杠”是以木杠为道具的民间舞蹈,也是汉族民间传统游乐活动。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之际,红杠“流行于陕西南部。在春节社火的行列前,由二至四人抬一长木杠,上面骑坐着一个头戴红缨官帽的官老爷,古怪的装束,滑稽的动作,不断引起观众的笑声”。

舞皇杠在呼和浩特地区已经传承了数百年之久。在当地老百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在传承过程中,老一辈艺术家们将舞皇杠的技艺和精髓传授给年轻的一代又一代,使得这一艺术形式得以在百年中延续和发展。

舞皇杠的道具主要包括杠杆和杠箱。杠杆用硬木做成,中间粗两头细,一丈多长,带有韧性。杠箱四面绘有各种图案,杠箱两头各顶一个大铁环,上系铜铃铛,行走时发出清脆的声响。杠箱上插满五彩小旗,中间立有一根立柱,柱上挂着鸡毛猴,行进中上下攒动,非常有趣。演员们的装束则以红、黄两色相映衬的古装打扮为主,压杠官则身穿官衣、头戴官帽、扮相风趣逗人,他手持令旗,通过令旗来回指挥队形变换,使表演更加有序和精彩。

舞皇杠通常由12架皇杠组成,每架皇杠由两个人抬着,抬皇杠的人一般为小伙子,他们身着传统服饰,精神抖擞地抬着皇杠行进。表演中还有一个小伙子装扮成大将,手拿大刀,时而在前开路,时而在后压阵,为整个表演增添了不少乐趣。

舞皇杠是一种民间舞蹈,具有显著的行进性和负重性特征。舞皇杠的小伙子们通过不同的抬杠方式,其动作丰富多样,充满技巧与观赏性。如面对面、背对背、用杠头顶住肩窝、肚脐窝、后腰、后背或头顶等,展示高超的抬杠技巧。舞皇杠的小伙子们在表演中踩着鼓点,前仰后合,步伐讲究,动作利落。串杠如梭,展现出敏捷的身手和娴熟的技巧。舞皇杠的步伐,动作有原地十字步、前后转身、驼背下腰、腰间顶杠、杠下双转、杠下双转、双人换位、倒转、顺转、起杠、大顺转、大倒转等。这些动作要求演员具备高超的技巧、灵活的应变能力、稳定的平衡感和强大的力量。

舞皇杠表演中,队形变换是一大看点。常见的队形有“青龙过道”“二龙并进”“四门斗底”等。演员们根据场地大小和表演需要,灵活变换队形。“青龙过道”是:队伍以长龙般的姿态行进,杠箱和杠杆在队员的肩上、背上自如移动,宛如青龙在游动,气势磅礴。“二龙并进”是:队伍以纵队形式行进,两人一组共同抬起杠箱,通过协同配合,展示团队的力量和默契。“四门斗底”是:抬杠队伍在行进过程中,通过变换队形和步伐,穿过四个方向的门户或通道,展示抬杠的技巧和舞蹈的韵律。

呼和浩特地区的舞皇杠以“颤”为主,表演风格独特,既有威武雄壮的气势,又不失诙谐幽默的元素。在表演过程中,响铃的清脆声、观众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画面。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舞皇杠的表演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如今的舞皇杠表演中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和创意,使得整个表演更加生动、有趣且富有时代感。

舞皇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舞皇杠也逐渐成为呼和浩特地区文化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和体验。

时光流影

时

■高雁萍

我小时候,腊月里做年货家家忙得不可开交,其中战线最长的一项,当属蒸馍馍。真是天天起面天天蒸,最少也得蒸个半月二十天。如果技术不好,虽然“受气疙瘩”烧了无数次,还是难免揭出一笼一笼碱大的“黄梨儿”或碱小的“酸疙瘩”,这就影响到整体存量,蒸馍馍的战线不得不又要拉长,直到蒸满凉房里的大瓮为止。

过去村里的平房有上下两层窗扇,下面的窗扇安玻璃,冬季每天太阳一落山,就要把木框糊纸的风片片(护窗)按顺序一个一个上到每一块玻璃上,用于保暖。上面的一层窗扇没玻璃,都用纸糊着。每一大格的中间先糊上白麻纸,其上再贴画好的窗花,四周的小窗格里有规律地贴些黄、红、绿三色纸。开门和关门的时候,窗户纸会随着气流里外呼塌。平时没什么可担心的,但腊月里做年货时,因为没有抽油烟机,被大量水蒸气打湿的窗户纸,呼塌起来就有些吓人,有时甚至感觉拉风箱也能为其助力。我总担心进进出出的人们开门或关门速度太快或用力太大时,那里一下外一下不停呼塌的窗户纸,突然会彭地一声,炸出个大口子。可事实上,我完全低估了白麻纸的韧性和张力,因为从记事起到来家家户户全部搬入上下都是双层玻璃的新房为止,从没听说过村里人家的窗户纸被呼塌过。

除了蒸大量馍馍,年三十以前,还要蒸糕炸糕、煮肉烧肉,还要做粉条、捂菜蛋切肉鸡蛋、生黄豆芽绿豆芽,有条件的还得做锅豆腐。这一腊月的忙碌,都是为了一正月的“坐享其成”。

上世纪中下叶呼和浩特市市民按计划吃供应,米面粮油都是拿着粮本儿到粮站买。郊区粮田队的农民似乎只有自己用麦子磨面这一个途径,而蔬菜大队却不一样,除了和市民一样吃供应粮,村里还会把计划外穿插种的麦子米豆按人头分给社员,分多少,取决于当年的收成。桥靠村是蔬菜大队,所以我家平常吃的米面也是去粮站排队购买,腊月里再把生产队分回的麦子淘好送到磨坊,磨出的白面腊月蒸馍馍、正月包饺子,从不担心白面不够吃。

过年的馍馍,就是平常的馒头,只是在形状上有所不同。叫馒头时,把兑好碱的起面揉成大长条,用菜刀快速剁成均匀的段儿,平放或切口朝上放,蒸出来叫刀切馒头,有的地方也叫卷子。如果有耐心,就把兑好碱的面反复揉,边揉边往里头垫干面,最后也是刀切,但必须平放上笼。蒸熟后,色白皮亮,掰开有层次,吃着有嚼劲,叫做面馒头。当然也可以揉成圆

形蒸,出笼叫圆馒头。过年的馍馍,不用刀切,用手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在案板上一个挨一个反复揉。揉好,两手一起用力,搓拉正,上笼大火蒸。如果碱大小正好,面也软硬适度,到时间了一揭笼,哇,面坯子之间的空隙,早被馍馍挤满,腾腾热气中白白胖胖个个开花儿,看着就虚腾。再把那红点儿一丢,就是过年的馍馍。除了白馍馍,家家户户还要蒸些豆馅儿馍馍、枣花馍馍,让正月里的饭桌更有情趣。

蒸馍馍是个技术活。面要起到虚蓬蓬涨满盆儿,用手往起一抓还拉长丝,但绝对不能起过,过了就叫窜了,发稀,不好兑碱,蒸熟有股老酵味。面起不欢也不行,死气沉沉,勉强兑好碱,一揭锅盖,不白,也不虚腾,看着发瓷。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腊月里馍馍随便蒸便吃,尤其玩儿得饿了,到凉房里拿个冻馍馍,放到炭火正旺的炉盘子上烤一烤,外面焦黄,里面雪白,趁烫手掰开,一股热气带着浓浓的面香,简直算得上人间至味。我妈小时候生长在没分家的大家庭,白面少,孩子多,只能在蒸馍馍前,先蒸几大笼黑面或五好面菜馅儿包子,让娃娃们吃饱,如此才能保证馍馍的“安全”。小时候过年去远郊村里走亲戚,一进门被笑盈盈让到炕上,亲戚边沏茶边说,先暖和我,我给你们去端点心。满以为城里的酥酥或槽子糕,正满心欢喜,却见亲戚左手端着一大盘馍馍,右手拿着几双筷子,别提有多失望了。

现在条件好,生活节奏也快,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已很少有人自己蒸馒头,过年吃的红点儿馍馍,也是象征性地从市场上买十个八个,老辈人那一年一年往下传的胭脂蛋盅和存馍馍大瓮,也都消失不见了。



本版图片来源于:IC photo